

非虚构写作

一位退休教师的乡愁

□高贵华

乡愁,对一个人来说,或许是一首童谣、半截矮墙,或是三五老友、半盘残棋。乡愁,在一千个人眼里或许有一千种答案。而在刘庶民老师眼中,乡愁其实就是一本村庄志,一沓有温度的记忆。

刘老师已进入耄耋之年。二十多年前,刘老师从镇中学退休,有感于自己生活的村子是千年古镇,文化厚重,便有了写一本村志的想法。

作为千年古镇的马头大集,历史上曾是物流集散的自由港,商贾交易的中转站。在街头巷尾走一走,再到百年前古运河畔看一看,一股亘古的幽思,便会在胸中激荡。生长于斯的刘老师,从小就喜欢听老人讲本村的往事,想象着古运河上的点点白帆,运河两岸烟柳长堤的蓊郁壮阔。如今四门六街的湮灭无存,巡检衙门的沧桑不在,他听得如醉如痴。

刚退休那会儿,刘老师曾在饭桌上对我说,古老的历史不整理出来,历史的辉煌不说清楚,遗憾啊。

随后的日子里,刘老师一头

扎进家乡历史深处,搜集乡野口传,实地察看文物古迹。他自费去周边县城查阅地方志书,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爬罗剔抉,检索有关千年古镇的资料、图片和实物。

据刘老师考证,隋朝时徐姓人在此落户建村,名曰徐集。传奇人物徐茂公就诞生于此。刘老师这次发掘,找到了徐茂公的后人,还看到了徐茂公的老影(画像),破解了徐茂公籍贯的千年疑案。在刘老师笔下,古镇的历史虽已渐行渐远,但通过记录整理,人们依然可以了解故乡风雨烟尘的过去,体会这块土地上的流年钩沉和远古仙人的生死欢歌。

随着信息的不断汇集,刘老师心中对古镇沿革有了详细了解,也明白了从码头到马头的历史演变。宋初,赵王河的开通疏浚,使得这里成了舟楫交错、降帆起桅的水陆码头,因而临河起埠带动商贾云集。马头这个地名,便逐渐演化而来。

对马头的历史探源,花费了刘老师大量的时间与精力。一则传说或一句民谣,刘老师会先去实地考察,再查阅资料,弄清背后

渊源。一本二十余万字的志书,把刘老师熬成了皓首白发,重疾缠身。他常对家人说,村庄志是我的精神支柱。再说我要是不写,这些事就失传了,得给后人留下一些文化的种子。

去年冬天,《马头村志》印刷出版,了却了刘老师一桩心事。该书记录地方历史,还原千年风物,展现民俗俚语。我们拿在手里读一读,仿佛置身古地码头,穿越时空,眼前忽明忽暗地浮现出古村古寨、长河长堤,人们乘船驾车、行走坐卧……

刘老师编写村庄志,一改过去修史厚古薄今的做法。对于现代,特别是人们过上好日子后焕发出的精神面貌,新农村出现的新事物新变化,他饱含深情如实落笔,让人们在了解古代码头之余,倾听现当代马头和美韵律。

一个热爱故里的人,了解它的故事越多,会越发地眷恋自己的故土,包括家乡的一草一木,乃至一句熟悉的土话。乡愁不管有多浓,静心读完这部村志,定会愁释念止。

(本文作者为东明县马头镇高堂村人)

□戴宗章

老父亲今年八十八了。他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,十里八乡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。那个年代他就买了130汽车,雇人开着做买卖挣了不少钱。

作为儿子,我却深为他的“自私”感到困惑。自从跟我分家,他从不过问我的家庭,他的日子却一直过得很快乐。在村里他第一个盖起大瓦房,第一个买上大彩电、全自动洗衣机,还买了电摩椅。他的生活享受方式,简直让村邻们眼馋。

父亲跟别的老人不一样,逢年过节,我领着孩子给他拜年,他只是把花生糖果给孙子装兜里,从不舍得掏出几块压岁钱,那抠劲让我理解不了。

父亲爱跟老友打牌下棋,有些爱拉呱的老友就劝他:“你儿子捎着几百块钱的礼物看你,你拿出十块钱给孙子,也能体现出爷爷的慈爱。”他反驳说:“十块钱就能显示慈爱吗?我活着,他们来看老的不是应该吗?我要是老去了,他们想看还看不到哩。”从父亲的话里能听出来,钱是小事,亲情才是大事。我知道后就想,也许他大事做惯了,小事不稀罕做。

今春听说楼房降价不少,我家儿子又面临结婚,我想买套楼房。可东拼西凑,南取北借,手头仍差好几万。考虑再三,我只好向父亲开口借。父亲说:钱,我是有点,都存定期了提不出来。我说:前几天你才说,把利息都提了出来,够一年的花销。我月月发工资,下半年我赶忙还你,耽误不了你生活的。老父说:我手头有几万也不假。可借钱给你,谁能把

好身体借给我呢?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,这把年纪骑自行车不方便了,想花几万买个四轮电轿开着,赶集上店还保险。他见我不高兴,顿了顿又说:如今你们的手机都通视频,我只能打电话。我去移动打听了打听,换新手机也得几千块。为家过日子啥事都需要钱,我不舍得。

父亲这么一说,借钱的事我再也张不开口了。母亲在世时,曾多次劝我:那年你爷爷得了糖尿病,五十岁就病故了。糖尿病,拿到现在根本毁不了人。爷爷一去世,撇下你父亲和你奶奶,孤儿寡母的,你父亲那年才十四岁,他能依靠谁?就那么一骨碌一跌地闯荡,总算熬过来了,多不容易!他攒了点钱,老是攥住不舍得,你得原谅他。想想母亲的话,我只好忍气吞声。几天后,眼见老父亲开上了五六万块钱的金色电轿,我却因借不到款买不上楼房,儿子的婚事只好往后拖。

为了多攒点钱,我到千里之外的城里打工。老父亲只身在家,过起了空巢老人的生活。

有天晚上,我忽然接到家乡的一个陌生电话。一连三遍我才接起电话,是个医生打来的。他问了我的姓名后,跟我说:你老父亲病得比较厉害,要不是他有电轿开着,自己都来不了医院。这个年纪的人,住院得有家属签字。你回来当然好,暂时回不来的话,可以加我的微信,先在网上签个名吧。那些日子确实请不了假,我只好网上签了名。

直至父亲出了院,上个月我回家。下公交车后离村还有八九里地,我急火火地横过马路,没料想瞬间被一辆轿车刮擦倒地。那司机急刹车下来,问我该不该去医院,是不

是需要报警。正在这时,父亲开着那金色的电轿过来了。他见此情景大吃一惊,急忙过来蹲下来查看,问我伤得厉害不厉害。我告诉他只是被车刮擦了一下,好像没有大事。司机见状,对我说:“我的车都入了保险,有问题也没有关系,可以住院报销。你看这样吧,我给你点费用私了。”我心想,老父这么大年纪了,别让他焦虑不安,刚想答应私了,父亲却接过话对司机说:“不能这样私了。你把电话跟俺儿存留好,俺回去之后我们有事就找你,没事等于交了个朋友。”司机听了老父亲的话,当然满心欢喜。再一听我老父已八十八了,思维那么清晰禁不住颌首起敬。

坐上电轿往家走,父亲说:“没事最好,要私了那司机顶多给个千儿八百的,咱不当咸菜不当酱,顺手也就花了。再有事的话,住院三五千也不好干什么。”走了一会儿,父亲又感慨:今日你幸运,全家都沾光。走路可要小心。人啊,只有保护好自己,才有机会帮助别人。我住院幸亏这个车,当晚深更半夜的,我憋闷得喘不上气了,挣扎着爬上车去才上了医院。要不,很难说这次咱爷俩能见到。

听了这话,想想父亲在事故现场的言行,我恍然觉得:原来是自己的私心,限制了对父亲的理解。其实父亲的心里,一点儿也不缺乏慈爱。多舛坎坷的人生,让他比儿子的理解要深刻罢了。

再想想有多少耄耋老人行动不便、头脑痴呆,事事都需要儿女伺候,而我的老父亲至今还能为儿女操心,我是三生有幸才修来了这样的福气啊!再不知足没有足知。

(本文作者为诸城人,退休教师)

重阳

【局域网】

铝编老人

□陈卫中

周末,去博物馆参观,结识了一位铝编老人。

一张八仙桌,几圈彩铝丝,几把专用钳子,就是铝编老人的全部了。八仙桌,既是操作台,也是展示台。引我驻足的,是桌上的铝编作品,占据了桌面三分之二的空间,体型较大的有金龙和孔雀。那条金龙,通体金黄色,逼真生动,威武苍劲。孔雀比金龙略小,长长的尾巴栩栩如生。还有相对小些的盆树和汽车,一盆树,褐色的树干,碧绿色的叶子;一辆车,敞篷式,有方向盘,有车轮子。再就是特别细小的小蝴蝶,一元硬币大小,白的、黄的、粉的、绿的都有,翅膀张开,要飞的样子。

桌上还放着一块书本大小的牌匾——“非物质文化遗产田氏铝编”,落款是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,有证书编号。对的,这些作品就是非遗铝编,都是用铝丝编成的。

铝编,就是用各种颜色的铝丝编制成动植物、生活用品、各种人物等工艺品。铝丝仅有1毫米粗细,由烤漆而成各种不同的颜色。

老人正在做金龙的部件。一根金色的铝丝在老人的手指间绕来绕去,完全听从老人安排,随心所欲。部件逐渐变大,铝丝逐渐变短。老人很认真、很投入,我站在身旁,他也没注意到。等老人停下手中的活,征得同意,我坐下来和他聊上几句。

老人今年已经71岁了,做铝编才5年时间。他25岁时从部队退伍回来,先是在家里种田,后来外出打工,一直做到65岁,老板和自己都觉得不能再工作了,才又回到老家。“一次偶然的机会,看到了田氏铝编,觉得挺好玩,便拜师学艺。师傅是田氏铝编非遗传承人,比我还小十多岁。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就在这里设了个摊,边做边卖。能卖了更好,卖不掉就做给游客看。”

“铝编,很难吧。就像编这条龙,脑子里得要有这条龙,有整体,有细节,还不能条条一样,要不断创新。”我说。“我65岁开始学艺,你说能有多难。手艺活要头脑,更靠功夫,静得下心,坐得下来,肯学肯练。”老人说话平心静气,重点强调要静心、要下功夫。

“小蝴蝶怎么卖?”围过来一对年轻男女,女孩对小蝴蝶感兴趣。“10块钱一个。”老人报价。“好嘞,挑一个。”女孩没有还价,男生手机扫码。

又过来位奶奶带着两个小孙女,也看中了小蝴蝶。大的挑了个白色的,小的挑了个粉红的。“喜欢戒指吗?每人送你们一个。”老人也喜欢这小姐俩,她们一人挑了个戒指,高高兴兴拉着奶奶的手走开了。

“你这条龙,要做多长时间?”“两天吧。”“多少钱能卖呢?”“要价300块,200块也能出。”“那你不亏吗?一天也挣不了多少啊。”“我有退伍军人养老补助,这里再挣点,孩子们也孝顺,过日子没问题,主要是找到了感兴趣的事,时间过得就不无聊、不着急。”

“啥时我来跟您拜师学艺?”老人没有言语,只是笑了笑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)

四季零墨

「自私」的老父亲

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